

地獄。
那一天我重溫誓詞面
對你,是你傾聽心中的肺
腑言語。

奮鬥中何懼坎坷崎
嶇,揮灑收獲新中國廣闊
天地。

黨旗,親愛的黨旗,百
年中你巍然屹立,
多少熱血兒女初心堅
守,為你奮鬥終生永
相依。(孫強詞)

親切而莊重,舒展而
大氣,一首《黨旗》為演
出畫上了完美的句號,當
晚收獲了幾十萬的收看
率。而这首《黨旗》傳
播甚廣,無數人做了學
習傳唱,不同歌者演唱
的視頻就接二連三地
推出十多個。很快,這
首歌讓陳光老師又獲
一個大獎,在中華全國
總工會主辦的全國創
新歌曲大賽中入選前
十名,獲得了金獎。

10月24日,我去錄音
棚為《黨旗》錄音。當
歌曲終於錄制完成的
時候,手機新聞里傳
出播音員發出“祝
賀黨的二十大勝利閉
幕”的聲音。驀然發
現,完成錄制的這一天
正是我們黨的二十大
閉幕的日子。開幕閉
幕歌唱《黨旗》,真
是一次完美的演繹。

吳霜

完美的演绎

可能是因为我写文章,喜欢挑剔歌词。有时纵然歌曲旋律很好,但歌词不尽如人意也是不会唱的。我甚至有时会私自改动歌词的个别字或词。这种情况,一般词曲作者都不一定高兴,于是,我的做法就是如果歌词不够完美,我就不唱。在这样的前提下,有一次听到陈光老师的一首《小溪》,我被惊艳到了。

你林中穿梭石上起舞,步履轻盈亭亭玉立。平坦时你和杨柳对视默默无语,曲折处你和小草交流轻松惬意。

你是一条美丽的小溪,始终流淌在我的心里。

无论是天涯无论是海角,我都和你在一起。(东升词)

这样的词配合陈光老师创作的柔和旖旎的旋律,足以激起我歌唱的欲望。然后我就和陈老师要来原谱,认真练习,而且在结尾处增加了一些花腔华丽的桥段。在一次小型演出中,我演唱了这首《小溪》,好多人在问这是谁写的歌,如此好听。当时就有人在询问歌谱找谁要?从此心中深信陈光老师创作的旋律水平。

今年的十月有一个大日子,北京召开党的二十大,我们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应邀在开幕当天晚上,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奉献一场主题为“民族欢歌”的现场融媒体直播音乐会。学会在京的部分歌唱家艺术家们一起参与了演出,十几个节目短小精悍,精彩纷呈。我们是少数民族声乐学会,独特之处就是艺术形式富有各民族的不同特点,给人以五彩缤纷风格迥异的感受。

在这之前,陈光老师的一首新歌《党旗》就已经有许多人在唱了。词好,曲也好。而且陈光老师也已制作团队做好了交响伴奏,这首歌我也在练习。赶上这一次的直播节目,而且是主流媒体直播。二十大开幕嘛,正好唱《党旗》。

十月十六日晚九点,节目开始。十几个节目中,我唱的《党旗》在场上场。演播间里响起优美的旋律:

那一天我庄严宣誓见到你,是你把心中的希望燃起。

黑暗中何惧腥风血雨,拳锤砸碎旧世界人间

认识陈光老师是2019年的事。那一年,我应邀参加一个旅行演出活动,同行者中就有陈光老师。

陈老师外表看起来不善言辞,不言不语,甚至有些表情木讷。大巴车里人员也多,又没有人做特别的介绍,于是坐了半天也不知他姓甚名谁,只是相互点点头而已。车程时间挺长,车里的人便开始话多了起来。有人在说:“太闷了,唱歌吧!”还有人冲着我们这边大声说“陈老师!拉琴啊!”我身边的这位老师站起来,走到车子后方,从行李架上取下一架手风琴,就站在车子走道上,身子靠在座椅背边,手指灵活地拉起了琴,于是车厢里响起了大家的歌声,《一条大河》我和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献石油》,还有《阿拉木汗》《英雄赞歌》……一首一首,犯困的没有了,闷坐发愣的没有了,时间走得快起来,目的地很快就到了。这样,我认识了这位邻座,陈光,手风琴拉得好,是北京房山区文联的领导,另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作曲家。回到北京以后,我和陈老师接触慢慢多了起来,知道他写过很多歌曲,其中不少获过奖,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

到去年年初,在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换届的时候,在秘书长海燕的推荐之下,陈老师担任了学会的副会长,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一起开会,一起讨论会务,一起做慰问活动……而且,开始唱他写的歌。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唱歌非常在意歌词的质量,古建筑园林专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生前把照片是很当回事的,他曾戏说,如果发生火灾先救什么?不是钞票也不是账本,而是照片。

陈老先生会拍照,凭借他的绘画功底,他的构图非常漂亮。翻开他的名著《苏州园林》,就是他在建国初带上蔡司方镜箱相机,把园林的亭台楼阁、门庭、假山、漏窗、铺地、池塘等拍得如画一般,还配上一两句宋词,从而使叶圣陶先生看了连连叫好。

陈老拍照喜欢用小光圈,这样景深就清晰了。如果要拍建筑物内景,他说在晚上点支蜡烛,支起三角

孩子审读,为孩子服务,让孩子成为刊物真正的主人……

离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为《小朋友》组稿、编稿,还在坚持创作的同时,为孩子们讲诗,指导他们写诗,播种诗的种子。作为诗人和编辑,我都愿永远做个“种花人”,为儿童文艺的百花园奉献五颜六色的鲜花,增添最鲜艳的色彩。

记得我们曾经多次为《小朋友》庆祝生日,很多老朋友都祝她“长命百岁”,如今,大家的愿望实现了!祝《小朋友》百岁生日快乐,成为更多小读者的好朋友!也祝我的“娘家”少年儿童出版社70生日快乐!

有幸担任《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人体科学分册》之主编。

十日谈

童心不老

责编:殷健灵

一千多年的吟唱不绝如缕,一千多年的杰作斑斓如锦。

从南北朝到明清,走过这条诗路的诗人络绎不绝,留下的诗文集卷帙富赡,造就了中国文学又一座瑰丽高峰。

我于是流连忘返:寻找李白落帆登岸的码头,寻找孟浩然枕流听桡的扁舟,寻找苏轼遥望远山的柳堤,寻找陆游旅泊夜宿的灯影……

小镇古老而又年轻,正由一个历经沧桑的津渡,朝一个活力蓬勃的现代城镇嬗变。勤勉的后辈子孙,让千古诗人倾情咏叹的景致,渐次苏醒。

当地人把千年的浙东诗路,浓缩在了镇上的大街小巷。飞彩流金的诗词,牵引着过客的视线,整个镇子因而成为一本打开的诗集。诗人及其名句,在古街的墙上,舒展意境高远的长吁短叹。朝朝代代的诗人在这里摩肩接踵,翰墨飞扬,雨丝般垂下,将古老与现实的和谐,发挥到淋漓尽致。曲里拐弯的巷陌中,镇上居民诗词歌赋的吟哦声随处可见。深沉宁静的古镇若有所思,千年凝聚的格律带着悠远的尊贵。让诗词融入百姓生活,是此间独有的风致。典雅的文化追求是古镇的灵魂。

三江口上的这个质朴古镇,成为一个尊永远不会风化的文化界碑。

无羁无束的想象,斜逸旁出。柔软的风,和优雅音韵,染绿了江南的山川。我忽然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在对古典美的追寻中,欧洲人复活了美的想象、人的价值,走出了中世纪千年黑暗。

文艺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而在文艺带来的美的复兴中,人类重新认识了世界。

美是道德的象征。每当美被遮蔽,被篡改,被扼杀,留下的就只有破坏、灾难和恐怖。可以说,所有文明的湮灭,都是人文之美的湮灭。真正的复兴,不是朝代的复兴,乃是由艺术之美表现的人文之美的复兴。正因此,此地人对唐诗宋词的格外尊重,让我格外感动。

月夜花影满树,卧听三江潮声。思绪走得愈远,心便靠得愈近,且在这个陌生而熟悉的诗化古镇做一个好梦。

美的复兴

陈世旭

某年路过浙东,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寄宿一夜,意外地触发万千感慨。此间三江交汇,有虞舜渔猎的远古传说,是商旅往返的交通中枢,古迹星罗棋布,每一处都是独特的历史印记。

时光在青石板上铿锵作响,风中敲响着铜铃铛。青石,白墙,黛瓦,洋溢鸟语花香。琵琶铮然,美发出节奏。裙裾与香水,暗香浮动,花伞下是丁香一样的姑娘。

所有的古建筑都是古董。厚重的门后,藏着甘冽的故事;沉淀的记忆,堆积着先辈的影像。不再是往日的繁华,也不再是彷徨与感伤。多少曲终人不散,老屋是编织梦想的地方,在数不清的岁月中不改模样,依旧带着童真的天籟。和煦的阳光,穿透雕花格窗。院中的长条石,永远是那么安静,孩子们夏夜躺在上面数点星星。

庄重肃穆的牌坊曾经是一种彰显,而今成为一种装饰。也许是一段传奇,也许是一腔血泪,皆镌刻于模糊的年轮。岁月老去,故物无言,刻板的字迹早已斑驳。作为历史的惊叹号,警醒后人

对人生意义进行重新思考。

晨起只见漫天红霞,满江清流,长堤烟柳,鹈鸣露滴。旭日从江口缓缓升起,鹭鸟栖息的沙洲渐渐明亮。船夫默默地摇橹,桨声隐隐地响动。太阳分明出万千气象,才知道江面是如此宽广。烟波浩荡,舟楫出没,山水清秀,鸟兽得时,谁家慵倦的美人,临水照着倩影梳妆。

这是唐朝诗人孟浩然第一次到达这里写的五律《早发渔浦潭》的大意。

翻阅当地史料得知,在此之前,山水诗谢灵运开篇,描绘此地山水,随后来了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来了宋朝的苏轼、陆游……来了元明清的钱思复、唐伯虎……一代代才华横溢的名士才俊,布衣素冠,风尘仆仆,穿越漫长的时空,来赴奇山异水的盛宴,出入想象力争奇斗艳的舞台。三人浙东的李白,经此古埠进入钟灵毓秀的越中,以天才的挥洒,奠定了唐朝山水诗的文学史地位。

那是一个漫长不息的盛会,一场绵延不断的雅集,一支流光溢彩的队伍。

观察落叶

赵玉龙

这个时节,路两旁的香樟树林荫道下,会落下许多红叶子来。我随手捡起一张,把它平整地摊在手掌心上,我发现它有着敦煌壁画般的斑驳质感。在阳光的照耀下,叶片的边缘还在闪闪发光,好似把玩许久的老物件上的一层厚厚的包浆,这使得这片叶子越发显得厚重了。

我回忆起,每年春天,香樟树抽发新叶前,也都会掉落一批树叶。现在掉落的,比春季掉落的叶片,更显漂亮,叶子往往呈现出一种稍显透明的明媚的亮红,或许是因为季节不同。

通过对一片树叶的仔细观察,我们就可以很好地亲近大自然。其实大自然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要亲近大自然,非常便捷容易。当我们在大自然中行走,驻足,低头,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让自身也成为它的一部分。

编者按:孩子的童年,少不了美丽书籍的陪伴。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17个孩子才有一册少儿读物。因此,1952年12月28日,在上海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由宋庆龄先生题写社名。如今,少年儿童出版社七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但陪伴了一代代孩子长大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却依然童心不老。

我出生于1922年,今年100岁了。我是一名诗人,从1942年发表第一首诗起,我写了上万首诗。我还是一名儿童文学编辑,1957年从部队转业来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直到1986年离休。而把诗人和编辑这两个身份联结在一起的,是我的老朋友《小朋友》杂志。说来也巧,她也诞生于1922年,由著名文化人黎锦晖创办于早年的上海中华书局,1952年落户于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小

草亭新曲

王养浩

看否,看否,残叶飘落四周。冷意寒风芳洲,凉亭廊桥莫愁。莫愁,莫愁,翠柏青松暖流。

寒冬遇初夏,枝头翠鸟啭。碧湖华舟披晨纱,何处是酒家?笑指老槐树下,几尊白发,满耳童话。

大雪满地盖,腊梅傲霜在。旧年将去新年来,回首心澎湃。别情何须唱白,春暖花开,莺歌精彩。

朋友和我同龄,今年也整整100岁了,我与她有着不解之缘!

上小学时,我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来自《小朋友》,那些童年的美丽歌声为我种下了诗的种子。走上诗歌创作道路后,我的多篇诗作在《小朋友》上发表,后来,诗集《欢迎小雨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使我在儿童文学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58年,我从好友鲁兵手上接过“接力棒”,负责《小朋友》的编辑工作。我一面继续儿童诗创作,出版了多部诗集;一面投入对编辑《小朋友》的火热实践中,不但推出了很多优秀的儿童诗,在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下,杂志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印数最高超过100万份,如今回想起仍感到心潮澎湃。

永远愿做“种花人”

圣野

为了把《小朋友》编得新颖鲜活,让这座“儿童文艺的百花园”继续生机勃勃,我与编辑部的同事们一步一个脚印,在这片园地上精心地种花、护花。我们在内容与版面上不断创新,力求不通过一篇似曾相识的作品,不出现一个重复的版面。我们坚持“开门办刊”,走出编辑室,到学校、幼儿园去听课,参加学生活动,到少年宫去开座谈会,到动物园去劳动、观察,走向另一个更生动活泼的编辑室。我们到成人的文学期刊中去发掘作者;我们拆掉文编、美编的墙,广泛地与作家、画家交朋友;为了更好地听取读者意见、培养新作者,我们创办副刊《小朋友·笔谈会》,探讨低幼文学的编创规律;我们刊登孩子的作品,请

陈从周与照片

徐正平

架,打开T门,第二天一早关掉就可以了。

陈教授生前留下有很多宝贵东西,除著作、书信、字画之外,照片也称得上之一,数以百计的照片就是历史见证。

这些珍贵照片中有他和建筑园林界的泰斗级人物朱启铃、梁思成、贝聿铭等的合影;也有与王遽常、陈植、苏步青、顾廷龙、赵朴初、张大千、俞振飞等文化名人的合影;但拍

得最多的,要数与同济大学师生们的实习合影照。庆幸的是这些照片他大女儿已托浙江大学、出版社等拷贝下来,可以永久存放了。

老夫子不仅可以会拍照,还叮嘱我要多拍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写过几篇旅游和园林文章,他建议我投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但一定要附上照片,结果均如愿刊登。

他叮嘱我外出拍照大多是为了昆曲。1988年豫园大戏台落成,届时每次演出都会叫我带相机去,从而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如俞振飞、李善华、华文漪、梁谷音、蔡正仁等名角。而每逢兰心大戏院有昆曲演出,他会给我戏票,但必须拍了照片给他看。值此声明一下,我摄影技术并不好,只是有个36支的闪光灯,拍的照片比较清晰一点罢了。

当然,我也会很主动地为他摄影,特别是他与第三代的合影。在1991年9月,同济大学举行新教师上岗培训,陈教授与会并作了《惜阴、惜物、惜情》的深情演讲,届时我陪伴在旁,既录了音,又拍了照,这几张照片均已被多家媒体选用。

2022.10

